

第四品 觀察多士（觀察間雜品）

劣者儘管具受用，被貧智者亦勝伏；  
如飢老虎一聲吼，樹頂猢猻皆落地。

愚者學問掛嘴上，智者學問藏心底；  
麥秸漂於水面上，寶石沈沒於水底。

淺學之人極驕傲，學者謙遜又溫和；  
溪水經常嘩嘩響，大海從來不喧囂。

劣者輕蔑高尚士，高士不會如是行；  
獅子善護諸狐狸，狐狸之間互爭鬥。

正士發怒敬而息，劣者發怒敬更嗔；  
金銀雖硬可熔化，狗糞熔化生臭氣。

智者俱足諸功德，愚者具有諸過失；  
寶貝能賜如意財，毒蛇惟能生過患。

惡人住林亦粗暴，正士住城亦溫柔；  
林中猛獸常發怒，市裏良馬亦馴順。

聖士觀察自過失，劣者觀察他過失；  
孔雀觀察自身體，鴟鴞給人起惡兆。

溫柔正士護自他，固執愚者害自他；  
猶如果樹利自他，枯樹燒人又焚自。

有財之時皆為友，一旦窮困皆成敵；  
寶島雖遠皆來聚，海水乾涸誰肯遊？

愚者得財心安樂，正士施財心安樂；  
癩者搔癢覺痛快，智者見癩心生懼。

智者遇難成助緣，愚者遇難成損害；  
如風助燃森林火，然彼吹滅小燈火。

狹慧之人常辨別，此是朋友彼是敵；  
智者仁慈一切眾，因誰有利不定故。

有學之士愛學問，無學之士非如是；  
猶如蜜蜂喜鮮花，蒼蠅從不喜愛花。

智者總知學者貴，愚者誰知學者高；  
旃檀雖比黃金貴，愚者使彼燒成炭。

智者自己能觀察，愚者總是隨聲行；  
如同老狗狂亂吠，羣狗亦是隨聲奔。

智者極為艱難時，亦以格言令人喜；  
愚者已成富裕時，惟以爭吵毀自他。

有些說後復辦事，有些不說而幹事；  
惡犬見敵即狂吠，魚鷹貓兒潛伏擊。

高士責難亦有利，劣者親近亦有害；  
聖神發怒亦護眾，閻王發笑害他命。

高尚之士如珍寶，何時亦無稍變質；  
卑劣之人如小秤，稍有不平成高低。

同心雖遠亦得益，異心雖近將遠離；  
如同蓮花泥不染，太陽時常撫育彼。

乃至具有羞恥時，爾時彼有勝德飾；  
設若不顧羞恥時，則離功德增惡言。

未託聖者亦善示，詢問賤者反邪說；  
蔑視佛子亦仁慈，敬奉閻王反遭害。

一方有利之事情，餘方或許會有害；  
猶如升起月亮時，盛開睡蓮閉荷花。

有些造罪雖成事，智者對此怎羨慕；  
若造善事成錯過，智者對此不恥笑。

有些收益正收益，有些收益成仇怨；  
騾馬懷駒增財富，騾騾懷胎則死亡。

正士難分而易合，劣者易分而難合；  
樹木難砍易生長，木炭易解難相合。

雖是弱者若謹慎，強者亦難以消滅；  
雖是大者若放逸，亦被弱者所摧毀。

多財勢力亦增大，耗財勢力亦減弱；  
西瓦意單寶被盜，偷盜之力亦失掉。

造有福德施捨者，財富如雨而湧來；  
若無福澤惟積財，當思誰人會享受。

高士暫時雖受衰，復盛猶如上弦月；  
劣者若遇一次衰，則滅猶如熄燈火。

智者寬待敵人故，最後怨敵被制服；  
愚者報復敵人故，遭受苦難無間斷。

學者避開險惡境，此乃英勇之本志；  
獅子弑殺水牛時，躲開牛角豈膽怯？

畢竟一切不觀察，盲衝敵眾即愚蠢；  
飛蛾撲打油燈光，彼者豈能成英雄？

劣者摧毀自所依，正士保護自所依；  
如蟲吃盡自所處，獅子保護自居地。

劣者隱瞞不密事，該密之事處處說；  
高士不隱非密事，寧死亦隱應密事。

劣者有財起慢因，高士有財和好因；  
狐狸充腹便嚎叫，獅子充腹安靜睡。

高士劣者之行為，此二皆依串習力；  
如蜂尋花鴨喜水，此等不學亦自知。

惡王若遇怨敵時，反而懲治自眷屬；  
有些愚者未成事，亦以自殺而送命。

法王若遇怨敵時，對自眷屬更慈愛；  
如於生病之孩子，母親更會起憐惜。

高士相合與劣者，則受惡習之熏染；  
恆河水味特甘美，若進大海成鹹水。

劣者若依高尚士，則生高尚之行為；  
猶如塗抹麝香者，散發麝香之芳香。

聖者巍然極穩固，猶如山王不動搖；  
劣者行為變化多，如同柳絮隨風飄。

格言寶藏論第四品終

### 第五品 觀察惡行（觀察惡行品）

奸詐者雖說愛語，是為私利非真敬；  
親近鴟鴞雖發笑，此乃凶兆非真喜。

劣者先用言所哄，安心之後再欺騙；  
漁翁先放香餌後，誘殺極多魚類也。

劣者乃至弱小時，本性尚是善良者；  
有毒荆棘未成時，爾時不能刺傷人。

心裏思維一件事，口上言說另一事；  
此乃名為狡猾者，亦是愚人裝學者。

若是極為狡猾者，暫時雖成終摧毀；  
驢蒙豹皮偷食禾，最後被人殺掉已。

若是奸猾詐巧者，公開謊言能騙人；  
盜者山羊說為狗，婆羅門便捨山羊。

狡者親自行罪惡，反以誑言欺哄人；  
大天口出傷歎聲，騙人而說苦諦聲。

狡者偽裝語甜蜜，未經觀察勿輕信；  
孔雀身美聲悅耳，然彼所食皆為毒。

狡者偽裝老實人，一旦他會引誘人；  
無恥之人賣驢肉，先用獸尾讓人看。

有些寡廉鮮恥者，以他財物裝門面；  
如同友衣當座墊，以表對客之尊敬。

本來稍無羞恥者，醜事亦是當光榮；  
甘存地方諸王族，擂鼓慶賀殺父者。

愚者雖作有利事，有些亦成大禍根；  
如同雛鵲拔母羽，尚自以為報母恩。

有些薄情寡義者，他恩所得裝門面；  
龍王勤降之雨水，農夫以為自福德。

愚者以業享福時，以為自己精勤果；  
啃骨刺破上顎血，老狗當作骨髓精。

有些愚者奪親人，僅為養活無關人；  
如於砍首嚴飾尾，除非瘋人誰肯為？

愚者不至所需處，反而常詣無用處；  
無用泉水夏天流，春天需水時乾涸。

對於善良之正士，劣者特別會欺凌；  
如同火舌會焚燒，含油燈芯非餘爾。

粗者方能調粗暴，溫者對此怎調伏？  
拔除癰疽須灸割，和緩治療將毒化。

國王依法當護國，否則彼將會衰敗；  
太陽若不除黑暗，則定彼受羅侯食。

若在惡人當管下，或速坍塌樓房下；  
或將崩潰山峰下，則會時時心生懼。

即使具有高智慧，性情惡劣亦被捨；  
毒蛇頂上雖飾寶，智者誰肯抱懷裏？

有些國王如烈火，親近彼難滿其願；  
疏遠亦懼不攝收，不親不疏亦畏懼。

劣妻惡友及暴君，此三誰人肯親近；  
猛獸橫行之林中，智者誰人常安住？

傲慢令人變無知，貪欲令人變無恥；  
若常輕視自眷僕，則此長官定衰敗。

有利之語說者少，聽受彼言更為少；  
高明醫師極難得，遵醫囑行者更少。

過越狂妄自大者，不斷遭受諸痛苦；  
獅子極為傲慢故，狐狸讓牠背象體。

烏鴉埋藏之食物，或為惡人謀福利；  
或於瘠田撒種子，此等望多受益少。

若無詳細觀察前，對誰亦不應信任；  
放逸之中出過錯，親友往往成怨仇。

世上劣物雖眾多，然無劣人更可惡；  
其餘劣物可改造，改造劣人除非滅。

雖用百種知識來，助劣者亦不喜；  
凡諸親近人成敵，此乃劣者之特徵。

劣者無論再改造，性情不會變賢善；  
煤炭無論再改造，其色無法變雪白。

遭受惡人所欺處，遇見賢人亦會捨；  
如被毒蛇所害處，雖見金鏈亦逃避。

恭敬之境即聖者，恭敬劣者即禍根；  
乳汁對人是甘露，若餵毒蛇則增毒。

縱使設法依劣者，然而不會成齊心；  
如同麻雀再餵養，彼亦不會安心住。

時常精勤分裂者，甚至好友亦離開；  
如同河水常衝刷，岩石亦會出裂縫。

自己騙人或害他，或談上師友等過；  
彼等若假不必信，或若真實令人驚。

本來不應所說事，他人之前誰講說？  
無論虛假或是真，智者對此當小心。

貪欲財富之劣者，雖是親友勿信賴；  
大人面前受賄賂，多被親友毀滅之。

口說害人之語者，此等怨敵易制服；  
心恨口說利人者，此等怨敵難制服。

巧治餘痕能癒合，惡語創傷難復癒；  
如同烏鴉謗鴟鴞，累劫彼此成仇恨。

心裏總是掛仇恨，嘴上盡說善妙語；  
此乃惡劣仙人教，即違聖者之法則。

王規論中雖宣說，一切怨敵全消滅；  
應如拔出毒樹根，然愛如子待如父。

專為厲求私利者，誰肯與彼交為友；  
農夫勤耕田地中，難以成長餘雜草。

何人不知報恩惠，誰肯與彼交為友；  
勤勞亦無熟果地，農夫誰肯去耕耘？

蠻橫又是魯莽者，此人速將遭失敗；  
厚顏野象極橫暴，豈非急受被閹割？

如何布施惡劣者，自需之時不回報；  
鉗子雖常夾鐵球，鐵球怎能夾鉗子。

劣者藉口為利他，反而行持罪惡事；  
是為假裝利眾生，智者誰肯毀自己？



債務尾數餘恨敵，惡劣刑法惡語論；  
賤種以及劣行為，彼等自然會滋長。

格言寶藏論第五品終

第六品 觀察性情（觀察本性品）

設若何人當長官，難以了知自過失；  
如眼能見諸餘法，觀察自體需鏡子。

僅有一方智慧者，亦難精通一切事；  
極為敏銳之眼睛，亦是不能見聲音。

有時實話成過失，歪曲之語成功德；  
筆直道中亦遭難，右旋海螺成吉祥。

若無福分光有學，學問即將毀自己；  
猶如蚌殼有珍珠，因此彼者送性命。

過分親近有學者，多半亦會生厭煩；  
如同甘蔗極甜美，若常食用則厭棄。

性情儘管善良者，若常折磨亦生嗔；  
猶如檀香本清涼，若常磨擦亦燃燒。

天下國王雖眾多，依法護國極少數；  
天上神仙雖眾多，無如光明日月輪。

何人能作害人事，彼者亦有利人力；  
如能折斫人頭王，彼王亦能施國政。

具慧正直之大臣，能成君民諸事業；  
如同巧者射直箭，瞄準何處皆中鵠。

若王何人不理睬，全知亦無人尊敬；  
如同離開命根時，屍體再妙有誰取？

倘若眾人一齊心，弱者亦能成大事；  
如螞蟻曾聚成羣，最後弒殺幼獅也。

膽怯不肯勤奮者，雖有強力亦衰敗；  
猶如大象力雖大，牧童役彼使作僕。

充滿自信精進者，強者亦能被勝伏；  
海螺軀體雖渺小，而能啖食摩羯魚。

大者無需自傲慢，劣者傲慢有何用？  
真寶不用語誇讚，假寶再誇亦誰買？

聖者財富能長久，劣者發財速衰失；  
太陽時常放光芒，月過望日便薄蝕。

國王過越讚地位，則彼最後將毀滅；  
如同雞蛋扔高空，最後必定摔粉碎。

世上多半士夫眾，常受同類所損害；  
如同陽光普照時，星宿皆成無蹤影。

若利敵人亦接近，若害親人亦遠離；  
海寶雖遠亦購買，腹疼雖近亦治療。

內有稍微財富時，便外露出傲慢相；  
如同飽含雨水時，濃雲飄動雷聲響。

俱足諸德者極少，無有微德者亦少；  
德過混為一起時，智者依止多德者。

最初尚未瞭解時，無法肯定敵或友；  
食不消化變為毒，認清毒亦變良藥。

何處有緣彼興盛，若無業緣彼衰退；  
野鴨屋中不肯住，從湖驅彼亦返回。

智者花錢求學問，愚者雖學亦捨棄；  
眾人生病即服藥，有人亦會自殺也。

諸有自由即安樂，諸無自由即痛苦；  
共同即是爭論根，誓願即是束縛因。

即使內具諸學問，裝束襤褸受人欺；  
如同蝙蝠有本事，無羽之故被鳥棄。

非應之處若正直，往往毀他亦毀己；  
如同直箭毀他人，或者毀壞自己也。

兩水江河入大海，智者方有智慧心；  
國王能集財眷民，溫濕之處長叢林。

夏天泉水燃草火，雲間太陽十五月；  
愚者學問惡劣友，需時不定能用上。

愚者少說極為佳，國王深居極為妙；  
魔術偶爾觀為奇，珍寶罕見亦為貴。

倘若過分慈愛者，亦會變成仇恨因；  
世人眾多之糾紛，亦從相屬而產生。

即使激烈之爭論，亦會變成友愛因；  
常見爭論之結局，多以和解而告終。

慳吝富人之財物，嫉妒心重之友伴；  
卑劣惡人之理智，彼等不會令人喜。

貪者得財即歡喜，慢者誇獎即歡喜；  
愚者同行即歡喜，正士講實即歡喜。

卑劣惡人之學問，膽怯士夫之理智；  
橫暴長官之恩惠，彼等難以利他人。

有財人語皆入耳，無財講實亦不聞；  
如同產自瑪拉雅，即使朽木亦貴重。

多語即是過患因，少語即是除過根；  
解語鸚鵡進籠中，瘖啞飛禽均自由。

何人若於怨敵前，經常無欺而饒益；  
則敵亦會如是敬，此乃諸法之規律。

弱者發怒有何用？強者為何起嗔恚？  
是故為辦事務時，若生憎恨即自焚。

有施敵人亦自聚，無施親人亦遠離；  
猶如母牛盡乳時，雖持牛犢亦離開。

即使精通某些事，不定了知餘一切；  
如鵝雖能辨水乳，仍自身影為食物。

主人經常愛護人，則彼易得自眷僕；  
如於蓮花盛開湖，水鴨亦會自然聚。

富人廣施自享受，學者溫雅又善良；  
大者愛護卑劣眾，此三利他亦益己。

若依福德成諸事，如同陽光不依餘；  
若依精勤成事業，如同燈光仍依餘。

倘若依止高尚士，劣者亦會得高位；  
如同藤蔓依大樹，一直盤繞於樹頂。

有學之士雖有過，愛學之人尚依止；  
如同雨水雖害屋，世間之人令生喜。

若無學問憑裝束，智者不能生歡喜；  
如同駿馬不奔馳，雖美亦為無價值。

愚者當中富翁多，猛獸羣中有英雄；  
世上學者正士中，能出格言極罕見。

何人具有何本領，彼人亦聞彼聲譽；  
學者能聞智者名，英雄能聞英勇名。

諸大能人行供時，劣者對此會輕蔑；  
如同自在天頂飾，卻被非天所食也。

書卷當中之學問，尚未修成之密咒；  
健忘者之學處等，須用之時常誘人。

縱有智慧具財富，懶漢難以得高位；  
如耳雖是先長出，豈能高超角頂矣？

豬狗香味有何用？盲人燈火有何用？  
停食者食有何用？愚者正法有何用？

深慧學者純黃金，沙場英雄勝駿馬；  
善巧醫師妙飾品，赴於何處受歡迎。

若有智慧精進者，則彼怎不成諸事？  
如班圖子曾消滅，十二兵隊俱盧族。

所有兒孫之行為，皆為跟隨前祖輩；  
如小杜鵑隨鷄子，此乃即是少見也。

山嶽河水大象馬，樹木光耀珍寶石；  
男漢以及婦女等，雖是同類異勝劣。

有福之人說一句，弱者對此亦難當；  
如同果劄王一言，加措國王被束縛。

雖勤承辦一切事，真得成功靠福分；  
猶如商人入海中，未得之寶在王庫。

愚者愛憎易推知，智者愛憎卻相反；  
老狗微笑知彼欣，閻王微笑即殺眾。

最勝財物即施捨，最勝安樂心舒暢；  
最勝裝飾聞正法，最勝之友誠實者。

誰人不為財所苦？誰人永時住安閒？  
一切安樂及痛苦，如同冬夏而循環。

弱者僅提強者名，他人亦會守護彼；  
如人惟說指鬘名，眾多邪魔保護之。

眾生誰與誰相屬，皆由前世業所感；  
猶如鷹鷲背旱獺，水獺供養鷓鴣矣。

若欲積累受用者，增時發施最殊勝；  
若欲河水引進塘，放水養池是良方。

格言寶藏論第六品終